

日军侵华的自白

自中国归还人员联络会编
祖秉和、霍军译

群众出版社

86
K265.6
12

2

B B75.56

日军侵华的自白

(日) 自中国归还人员联络会编

祖秉和 霍 军 译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B 235427



自中国归还人员联络会编

新 编 三 光

本书根据光文社1982年8月10日版译出

日军侵华的自白

(日) 自中国归还人员联络会编 祖秉和 霍军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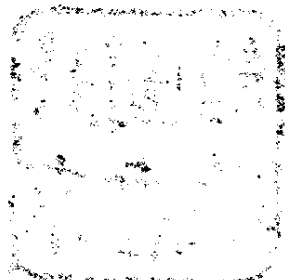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75印张 117千字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67·263 定价：0.95元

印数：00001——15000册



译者的话

《日军侵华的自白》一书是由“自中国归还人员联络会”编辑的侵华罪行录。书中记录的十五篇手记，是收容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以体验记的形式撰写的。昔日的战犯们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了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犯下的惨绝人寰的暴行以及推行的残无人道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它是侵华战争罪犯的自白，是侵略者自我忏悔的记录。通过这本“自白”，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广大日本人民对战争深恶痛绝。

“自中国归还人员联络会”在日本几经周折，终于使《日军侵华的自白》一书得以问世。它的目的，是为了揭露法西斯主义的罪行，教育后代不要重蹈覆辙，再干侵略别国的蠢事。

今年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我们把这本书翻译出来介绍给我国读者。我们译这本书的时候，心情异常激愤，时常忍耐不住，热泪夺眶而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过去的历史，我们不会忘记。同四十年前相比，今天的世界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尽管日本国内尚有极少数顽固分子仍然对“军国主义”抱有种种幻想，但他们最终必将被历史所抛弃。我们的前景是美好的，我们对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

1985年2月

前 言

——写给“欠缺反省的民族”

本 多 胜

人类确实存在着共同的性格。

以战争中的残暴行为而言，这种性格对于奥斯威辛的纳粹德国、在中国及其他国家的日本军、在越南的美军以及中亚的蒙古军队等这些侵略军的一方来说，表现得尤为突出。不能说哪个民族（或者哪个国家）一贯残暴，哪个民族从来就绝没有过残暴和侵略。也就是说，无论哪个民族，一旦成为“侵略的一方”，便都会成为残暴无道的鬼魅。在这一点上，人类具有着共同的性格。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又无可否认，不同的民族不仅有着不同的历史，同时又具有着极为不同的性格。在这个意义上说，日本近代、现代历史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她从来没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彻底推翻过她的政治体制。以天皇的名义所干的任何事情，从来都没有从根本上予以批判和否定。对于那些奉行军国主义路线，给亚洲带来了莫大灾难，最终使本国人民也蒙受极大不幸的甲级战犯，及至战后，竟然让他明目张胆心安理得地当上了总理大臣。这便是日本人头脑里所具有的精神。

这种精神，有时也会起到积极作用，在某一点上亦具有其有益的一面。总之，此即所谓“欠缺反省的民族”。它比那些——加以彻底反省的民族善于随机应变，在“为达到目

的而不择手段”的行为中，有时也会收到成效。某些棒球队的那种“只要能够取胜，便不惜采用任何恶劣手段去拉选手”而名气又始终不衰的情况，大概也和这种精神不无关系吧。

不过，如果日本人要想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起和睦相处，那么，很难想象此种性格是否有益。“欠缺反省的民族”不仅不会得到“不欠缺反省的民族”的尊敬，同时，从更狭隘意义上的直接得失，即对于日本人的生存发展，究竟是有益还是有害这一点进行考虑的话，也是很乐观的。（如果能够证实“欠缺反省的民族”确实可以生存发展，那么，未尝不可以考虑使这条路线永远持续下去。）

本书记录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在中国的暴虐行径。这是当事人亲手进行自我裁决的一种罕见的记录。之所以称之为罕见，就是因为它发生在一个“欠缺反省的民族”之中。本文开头已经讲过，所谓残暴行为本身，绝非“日本人所特有”，正如这部记录的编者——自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常任理事富永正三氏所说：“问题在于事后的处理。在德国，他们自己制裁了纳粹战犯（不受时效限制），开除了战犯所有的公职；在美国，他们也曾将山美^①事件的责任者加利中尉送上了自己国家的法庭……（中略）……与此相比，在日本的占领军当局虽然也将日本战犯开除了公职，然而事隔不久，那些被开除了公职的战犯却都又堂而皇之地回到了政界……”（摘自富永给笔者的信）。这种类似情况，也许就是欠缺反省的民族的“特殊性格”。因此，对“洛克

① 1968年3月16日，越南战争期间，美军中尉加利指挥部队在越南广义省山美村屠杀越南村民五百人的事件。——译注

希德贪污案件”不仅不能期望国民投批判票，就是对田中角荣和铃木善幸的批判，也大都只是在有利于同一自民党内其它派系的范围内进行的。为此，实在令人扫兴。

什么是“反省”？“反省”只有诉诸以“行动”。什么是“谢罪”？同样，它也是一个只能用“行动”来加以表现的概念。如果对没有行动的“反省”和“谢罪”下个定义的话，那它只能是一张“免罪护身符”。实在没有比这种做法更为轻松的了。而真正的反省和谢罪，其实决非是那么轻易即可做到的。

十余年前（1971年），当我为写《中国之行》的报道，去中国寻访当年日军所留下的劣迹时，做为同样的日本人，我并没有为日本军队的行为而向中国人表示过“谢罪”。为什么？面对啼哭不止地叙述当时日军大屠杀情景的遗族家属们，我在向他们答谢采访的致词的同时也谈了自己的感想。比如在南京时，我就说过下面一段话：

“南京大屠杀的当时，我还是个儿童，正如你们所说，我做为一个‘普通的孩子’，对于这一罪恶是不负有直接责任的。实质上，和中国的老百姓一样，日本的群众，也是受害者。因此，犯罪的虽然是日本人，但我本人并不想向你们表示“谢罪”。因为，重要的问题，与其说是在于过去，莫如说是在于现在。日本战败后已经二十余年，然而时至今日，日本的一般人仍然不能了解日本人在中国所做所为的事实真相。当日本再次面临走向侵略战争的危险时，如果我们却无动于衷，仅止于袖手旁观的话，那么我们便将负有直接的责任。只是对于以往的军国主义行为表示“道歉”，其实并无任何价值，只有阻止当前向军国主义发展的现实危险，才

是真正的谢罪。在这个意义上说，我相信，这次关于日本军队所留下的罪恶痕迹的采访报道，也将是为了阻止现在军国主义发展的一场斗争。谢谢你们的合作。”

另外，富永正三先生在同一封信中，就现在出版本书的理由写道：

“……我们得到的认识是，做为执行者，首先要对自己犯下的罪行负责，并且要彻底追究那些指挥者以及造成那种状况的当政者的责任。这里发表的文章，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是1955年前后所写成的笔记中的一部分。我们归国后不久（1957年），同一出版社出版的《三光》，曾给读者以极大的冲击，并引起了他们的共鸣，但另一方面，却也受到了“真是恬不知耻”一类的非难和恶意阻挠。今天，我们又将可以说是它的续集的《日军侵华的自白》公诸于世，道理何在呢？正当全世界处于一片“反核、裁军”的巨流热潮之中，政府一边高唱在稳步发展中重建财政、紧缩开支，一边却特别突出地增加了防卫预算，从而来蛊惑危机感。另一方面，不仅通过《联合舰队》、《大日本帝国》等影片，来唤起人们对于‘军国主义日本’的怀念，而且，现任的政府大臣也在公开声称要象过去那样‘金鷄勋章只能授给武功卓著的军人’等等。日本在中国到底干了些什么？我们做为一个从战争中过来的受害者，要通过讲述自己在战争中的亲身体会来揭露战争的实质，要怀着决不使我们的下一代重蹈覆辙的愿望去告诫人们：曾经使我们陷入那种境况的当时的执政者——他们的余党目前依然存在，从而向今天的当政者提出警告。这就是本书问世的原因所在。”

这种观点和行动——名副其实的“行动”，才是真正的

反省,真正的谢罪。在“欠缺反省的民族”的可悲“特殊性格”中,当这种行动不再是“罕见”的时刻到来之际,我们日本人也将能够毫无逊色地同地球上的其他民族一起并肩而立吧!

向那些将真正的反省,真正的谢罪,真正的行动出色地付诸实践的本书作者们表示由衷的敬意。“欠缺反省的民族”转变的一天能否来临,将取决于这些萌芽的成长与毁灭!

于北海道 日高

1982年7月20日

原版说明

一、本书所收录的15篇手记，系由被中国收容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于1955年前后写的。这些现存的约150篇手记，由“自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保管着。本书所收集的15篇，都是过去未曾发表的原稿。

二、征得“自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同意，假名（日文字母——译注）用法不统一的地方，均用现代标准用法统一了起来，同时订正了错别字。

三、地名、人名的读音，均按当时习惯。

四、关于执笔人的署名问题，均遵照由“自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征询的作者本人意见处理。第四、第七两篇用的假名；第二、第八、第十一和第十五篇所署姓名，一部分真，一部分假^①。故去的和消息不明的执笔人，也用了假名。其余的人都是用的真名。“简历”中的年龄是执笔时的年龄。

五、通过“自中国归还者联络会”询问了各执笔人的现状和他目前的心情。得到的回答，以“笔者寄语”为题附于各篇正文之后。

^① 如真姓假名或假姓真名。——译注

一、日本鬼子

——军医在露天地里解剖活人

小美野义利（战务班长、宪兵上士）

这次事件是我于1940年9月上旬，在新京宪兵队长近藤新八大校的命令下，在市内新发路宪兵队军官宿舍附近对被逮捕的三个工人亲手犯下的罪行。

虽说已是9月，天气还是热得够呛。正在睡眠惺忪地看报的特高科长小林少尉，伸手拿起了电话听筒拨动电话盘。

“啊，是大尉先生吗？上次商定的那件事情，今天干行吗？……是，我等您来。”

小林啪地一下放下了电话听筒，把经常跟在他身边的小美野下士叫来命令道：

“今天就干，你去准备一下。”

小美野回到自己的房间以后，一边搓着手掌，一边痴笑着对桐原中士说：

“那三个国民党地下组织的嫌疑分子始终一言不发，今天就秘密地把他们干掉。”

“哈哈……你想动手杀死他们吗？哈哈……”太田上士轻蔑地大笑起来。

午后，夕阳逐渐西斜的时候，两辆汽车飞驰在大同大街

上。

前边一辆车里坐着今天的指挥官小林少尉和翻译山垣内以及宪兵司令部的军医小笠原大尉和卫生兵土仓上士。太田上士开的车紧紧地跟在后边，车里边脚穿红色军靴手握日本刀的小美野下士和手里竖拿着已经劈裂的竹剑^①的桐原中士，用力按着反绑着双手的三个中国人，这两个日本兵左臂的白色袖章上的“宪兵”两个大红字，也显露出一副凶相。

“一会儿就叫你们瞧瞧我的本事！”小美野嘴里这样说着，心里却为出发前太田和桐原以“别看你剑道是三段，到杀人的时候就不灵了”这样的话取笑自己而感到非常气愤，同时又怕到用刀砍人的时候出差错。这使得小美野心里焦躁不安。

汽车在行人稀疏的郊外大道上朝南岭方向飞驰，车后面卷起一股尘土。不大工夫，车子嘎地一声在齐腰高的草丛旁边停了下来。

小美野急忙跳下车来，小林少尉努了努下巴向他示意。

小美野对挤在狭窄车厢里的三个中国人怒吼了声“下来！”之后，揪着他们的后脖梗把他们拽下车来。

这三个人已经受了几十天严厉拷问和饥饿的折磨，这时他们脚下迈着蹒跚的步子，眼里放射着锐利的光芒，走下了汽车。当他们向四周扫视，六只眼睛碰到一起的时候，周围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他们中间的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不停地喘着粗气，他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一边激愤地喊着“我

① 竹剑是日本练习剑道时用的武器，是把若干根劈开的竹片绑在一起，剑柄和剑头用皮革包上制成的。劈裂的竹剑，是指剑头上的皮革已经脱落。——译注

是国际运输公司的工人！”一边逼到立在前面的小林少尉的跟前。

小林少尉“喔，喔”地结巴了两声，不由地后退了两步。这时，站在近处的太田上士骂了一声“混蛋”，一脚向青年踢去。青年应声仰倒在地，但马上又站了起来，挺着胸膛，两只眼睛死死地瞪着小林少尉。

“中国佬，你再过来！”

说着，桐原中士就用劈裂了的竹剑使劲儿向青年刺去。竹剑弯成了弓形，剑头刺进了青年的身体。青年倒了下去，面部马上出现了紫色的血筋，鲜血不停地从嘴边向脖子流着。

青年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噗地一声吐出一口血水，然后又挣扎着他那愤怒得浑身发抖的身体，想要重新站立起来。这时，忍耐不住的小美野，急步上前，冲着青年抬起的头，狠命地踢了一脚，差点儿把鼻子踢掉。随着“啊”地一声惨叫，青年的脑袋砰地一声撞在地上，一股股鲜血从鼻子和嘴里一齐喷出。

小美野看到流血以后，更加疯狂起来。当他还想抬脚去踢的时候，站在旁边的另一名中国人突然喊道：“鬼子，住手！”

小美野的脚顿时变得就象被钉子钉在那里一样。对日本兵这样残酷地对待中国青年再也不能忍耐的那个年纪40岁上下、体格魁梧的中国人向前跨了一步。

“畜牲，你说‘鬼子’，是什么意思！”小美野向这个中国人的面部和胸部，一阵拳打脚踢。这时，在40米以外处挖完坑的翻译山垣内和军医小笠原走了回来。

身材瘦小、蒜头鼻子上边带着一副无边眼镜的军医小笠原大尉，用他那薄嘴唇急忙说道：“别这样打他，要是打伤

了或是把身体打坏了，就不能进行研究了。”

翻译山垣内一边靠近太田上士，一边接过捆绑中国人的绳子头，说道：“挖坑时，挖出了四个骨头架子，这里杀过好多人啊！”

“在满洲国建国之初，这里每天要砍死几十个中国佬，到处都埋着人骨头。”胖得象母猪似的太田上士说着，向四周环视了一下。

小林少尉怒吼了声“喂，先收拾这个年轻人！”就和小笠原、土仓一道向坑那边走去。

小美野走到正在摇头想把流出来的血甩掉的青年人跟前，使劲把青年的胳膊往后一拧，向坑那边推去。

青年人在摆着四副可怕的骨架的坑前面坐下来以后，抬起了满脸是血的头，凝视着开始西沉的太阳。太田和桐原在青年的沉着、威严的姿态面前，假装镇静地笑着看了小美野一眼。这时小美野想起了出发前说过的话，顿时失掉了平静而冲动起来。他一边拔出军刀，一边看着小林的侧脸说道：

“少尉先生，可以干了吗？”

小林见军医小笠原和卫生兵土仓上士拿出了各种解剖用具，就慢吞吞地走到青年的面前。青年抬起身来“啪”地一声冲着小林吐了一口血痰。

小林“啊”地叫了一声，躲闪不及，血痰吐在了他的身上。小林的脸，一下子变成了土色，厉声喊道：

“这个畜牲！杀，杀掉他！”

步步逼近的小美野，一刀就把青年的头砍了下来。喷出的鲜血染红了草丛，向前倾倒下去的青年躯体被踢进坑里。小美野完全疯狂了。这时，他对着桐原拖过来的另一个40岁上

下的中国人说道：“叫我把这家伙也砍了吧！”话音未落，带血的军刀又一次砍了下来。

中年人的尸体被摆到了青年尸体的上面，那颗没有完全砍断的人头倒置着，脖颈上嘶嘶地冒着气，黑红色的血液不停地涌出，他的眼睛死死地瞪着向坑内窥视的小美野。旁边几具染上鲜血的尸骨，显得特别阴森可怕。

小美野“哎呀！”地一声惊叫，好象在梦魇中驱赶什么似地手一个劲儿地在摆动。他仿佛觉得那颗倒置的人头向他袭来。

“这个顽固的家伙！”小美野一边喊着，一边从脚底下捡起一块石头，疯了似地冲着死人头砸去。旁边的太田和桐原说了声“今天晚上可把这小子累坏了！”后，两人相对傻笑起来。

这时，山垣内看管着的另一个上衣已被撕成碎片的三十五、六岁的中国人义愤填膺，他那裸露出来的古铜色的厚肩膀不停地在颤动。

军医小笠原正想说“这回该看我的了”的时候，忽然看到被弄得一塌糊涂的地面，于是对小美野吩咐道：“在这里铺上些草。”

桐原和小美野铺好草，卫生兵土仓上士手里拿着注射器站了起来。

军医小笠原把眼镜向上推了一下，向山垣内和小美野使了个眼色，说道：

“叫他躺在这里！”

山垣内和小美野吼了声“到这边来！”但中国人的双脚就象钉在地上似的，推不动，也拉不动。太田上士一边大吼

了一声“走！”一边用刀锋向中国人的小腿上刺去。

冷不防被从后边砍了一刀的中国人猛然倒了下去，桐原和山垣内抓住他的双脚拉着走。桐原被愤怒的中国人往肚子上猛踢了一脚，差点儿掉在血坑里，“哎呀！”地大叫了一声。

“你还反抗吗？”小美野狂吠着，跳上前去，用手掐住这个中国人的脖子。桐原捡起了扔在旁边的竹剑，说了声“你也尝尝这个吧！”就冲着这个中国人的睪丸猛拍过去。

中国人呃呃地低声呻吟着，把身子缩成一团，显出痛苦不堪的样子。小美野、桐原、山垣内、太田等四个人，在小笠原军医的指挥下，猛地扑了过去，把中国人按在地下。

闪着银光的毒针扎进了这个中国人右腕的静脉，小笠原军医瘦细的手指微颤着推动针管。三秒、五秒……毒素即刻传遍全身。

由于悲愤和痛苦，他的嘴唇不停地抽动、痉挛，一会儿，脸色逐渐变得苍白。这时，用冷酷的蛇一般的目光在旁边盯视着的小笠原军医，对土仓上士使了个眼色。土仓于是叫小美野掰开这个中国人的嘴巴，他手里拿着一个白纸包等在一旁。小美野向牙关紧闭、无法掰开的这个中国人的嘴里，捅进一根木棍，硬是把嘴撬开了来。土仓把白色粉末的毒药撒进这个中国人的嘴里。这个中国人痛苦到了极点，扭动着身体，想用手去按他那疼痛的腹部和胸部，但越是用力挣扎，捆着双腕的麻绳也越紧，而且已经深深地勒进肉里，肿成紫色的地方渗出了血水。

军医薄薄的嘴唇上，浮现出一丝冷笑，他一边看着这个中国人，一边看着表。

二十五秒、三十秒……这个中国人一阵恶心，吐出了一口鲜血。

他喘了一口气，用炯炯发光的眼睛瞪着军医，狠狠地骂着“鬼子，日本鬼子！”头发都一根一根地竖了起来。四个日本宪兵脸色苍白，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战战兢兢地呆站在一旁。

这个中国人的身体，猛烈地抽动、痉挛了一阵以后，就一动也不动了。

小笠原军医想用解剖刀由胸膛剖开至腹部，但大号的解剖刀忘了带来，他略微迟疑了一下，一边用解剖刀敲打着中国人的胸膛，一边对小美野说：“喂，用军刀从这里破开！”

小美野用带血的军刀从乳房的上部噗哧一声捅了进去，顺着小笠原的解剖刀指引的方向嘶嘶地向腹部切割下去，然后又倒着往回拉了一刀。这时，小笠原军医戴上白色橡皮手套，开始用解剖刀在腹部滋滋地切割了起来。

夕阳已经从天边沉了下去，黑暗开始笼罩着大地。土仓点燃了事先准备好的蜡烛，六个人的面部，在蜡烛光下显得黝黑黝黑的，而且一个劲儿地在抽搐、颤抖。军医的双手把已经切开的中国人的肋骨嘎吱嘎吱地向两边扒开，肋骨下面沾满血水的内脏一下子显露在蜡烛光下。军医伸进双手在胸腔里乱摸了一阵之后，取出了一块黑红色的象血块一样的东西，用他那充血的眼睛看了看说道：“这是肺脏。”在血腥气味中，六个人不由地看看军医的脸，又看看他的橡皮手套上捧着的肺脏。他的便帽的尖形帽檐下边，那张痉挛般地微笑着的发青的脸，没有一点人相，简直是个嗜血的野兽。

桐原咽下一口唾液，大声叫喊道：“小子，刚才还那样